

LABUBU、哪吒等“反完美”IP 崛起 年轻人为何爱上丑萌的它

近几年，带着“丑萌劲儿”的IP格外受年轻人欢迎。前不久，IP形象LABUBU爆红。这只“龇牙大眼睛”频繁露面后，一张网友自制的四宫格对比图便传开了，图中LABUBU与《驯龙高手》里的“无牙仔”、哪吒，还有史迪仔放在一起，虽然神态各异，但相似的“丑萌”令人惊叹。

当下，设计夸张，带点“丑”与粗糙感却又透着奇妙萌态的形象，迅速抓住了年轻人的目光。令人好奇的是，为何这届年轻人嘴上喊着“颜值即正义”，却又甘愿为这些“丑萌怪物”买单？

为探寻“丑萌怪物”走红背后的心理机制与深层原因，我们采访了艺术领域的年轻人，尝试从设计者与艺术爱好者的视角找寻答案。

情感代偿

丑丑萌萌的它像不完美的“生活搭子”

2025年6月，一只原价仅数百元的薄荷色LABUBU玩偶在拍卖会上以108万元人民币成交，被戏称为“年轻人的茅台”。

从风靡全球的LABUBU、“丑东西大赛”持续出圈，到豆瓣“丑东西保护协会”小组里近25万人高呼“丑东西也值得被爱”，“丑萌怪物”正以颠覆传统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生活。

“丑萌怪物”为何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？今年毕业季，记者走访了多个艺术院校毕业展，通过采访发现，这一新的喜好并非偶然，而是精准回应了当代青年的心理需求：它们就像不完美的“生活搭子”，提供着独特的情感代偿。

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鹅子球（化名），在今年的毕业设计中打造了IP角色“Easy猫”——这是一只有着荧光绿毛发、脸颊带着腮红的猫。他解释说，腮红象征着轻松自在，绿色则寓意自然与希望，希望借此提醒大家“Take it easy”，放下焦虑。

在国美毕业展上，超大的“Easy猫”以夸张姿态演绎着不同情绪：通过托腮、盖被等动作，展现出无语、生气、焦虑等状态，和观众进行互动。

展览现场，鹅子球还刻意穿上与“Easy猫”同色系的服装，用行为艺术呼应主题：工作日认真售卖周边，代表专注投入；而到了周末，“Easy猫”就躺进展区的床上打游戏或休息，传达一种懂得适时松弛、自我调节的生活态度，直观演绎年轻人需要的“劳逸结合”。

同为一名艺术设计者，对于丑萌怪物的兴起，鹅子球也早有关注，“这两年流行的IP，像LABUBU、牙怪、悲伤蛙，其表情都有些复杂：咧嘴笑的LABUBU有双天真的星星眼，悲伤蛙的表情里混杂着无奈与嘲讽，牙怪则是顽皮中带着些许攻击性。这种‘不纯粹’的情绪表达，与传统圆润、无害的萌系IP（如HelloKitty）不同，更贴近当代年轻人复杂的内心状态。”

在今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展上，

“00”后学生徐慎鸿的作品《绸缪之茧》就充满了“丑萌怪”的风格。三眼小人、四脚女孩、靴子羊驼、机械蟋蟀……这些荒诞形象构成了她独特的视觉语言。

年轻创作者小和的作品，展现出对“完美审美”的反思。尽管掌握精致的3D动画技术，她却刻意保留作品中的“粗糙、怪诞与潦草”，并将其称为“互联网美学”。这种另类风格意外走红——她二创的陶喆《找自己》MV在社交平台收获近3万点赞，主角“小绿人”表情包下载量超21万、发送量达530万，远超她此前的“软萌”作品。

年轻人这种复杂的内心状态，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。比如，江南大学邬丽晨在其论文《怪诞图形在插画设计中的应用研究》中指出，面对审美变化与精神压力，怪诞风格成为年轻人释放情绪、表达自我的心理出口。将日常元素抽象化，不仅提升趣味性，也借由“怪”之形态，构建出一种独特的精神世界。

审美反叛

“对精致完美说不”成为新的表达方式

在社交媒体上，千篇一律的“网红脸”和高度滤镜化的精致形象正引发年轻人日益增长的审美疲劳。

一位网友在豆瓣小组“丑东西保护协会”中留言称：“刷来刷去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太无聊了。”该小组的简介写道：“美丽的事物大家都喜欢，可别忘了丑东西也想要有人爱。”

与此相对应，那些“不那么完美”的“丑”与“怪”反而因真实、多样，逐渐赢得年轻人的喜爱与共鸣。

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毕业生，鹅子球对此深有感触。他也更偏爱“不那么完美”的IP形象：“你看那些‘丑’IP，锯齿牙、大小眼，打破了对称和平衡，看着不舒服，却很真。”

在鹅子球看来，“丑”挑战了标准化的审美，也承载了一种态度：“不要再拿完美压人了，我们不需要。”比起被包装过的精致形象，这些有棱角、有反差的“怪物”，反而更亲切、更真实。

在微博上，也有网友将这些“反完美”IP定义为：不合规矩、不迎合审美，却成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。

在这股对“完美”说“不”的审美潮流中，“丑萌怪物”正打破迪士尼、三丽鸥式“圆润甜美”的传统形象，证明那些带有缺陷、棱角，甚至略显暗黑的角色，同样能引发情感共鸣，成为新的文化符号。

面对“丑东西”在年轻人中走红的现象，徐慎鸿表示“完全能共鸣”。在她看来，成长于规则与竞争并存的环境，久而久之会激发出一种“想跳出框架”的冲动。她认为，“丑萌”与“抽象”正是这种情绪的出口，也是一种对“不完美自我”的正视与表达。

在即将赴伦敦艺术大学深造的自媒体博主小和看来，这种反差正反映了年轻人对“完美人设”的倦怠。“职场要‘卷’，

社交要‘端’，连发朋友圈都在维持人设。”而像LABUBU、哪吒这样的角色，反而以“不守规矩”的姿态，释放出一种可以真实做自己的可能性。

徐慎鸿认为，“丑萌怪物”的流行背后，是年轻人对“为自己而活”的认同。在毕业展上，她特意戴上金色假发、穿上洛丽塔裙，打破“乖乖女”形象，以行动表达对真实自我的追求。

中央美院毕业生吴江鸿则指出，“丑”是一种表达方式，真正动人的是其背后的真诚与独特性。在她看来，年轻人对“丑萌”的喜爱，是对主流审美的松绑，也是争取展现自我、包容不完美的文化诉求。正如她所说：“丑并非目的，关键在于找到那个能让人展现真诚、活得自在的自我。”

个性宣言

“丑”是态度，内核才是关键

在信息爆炸、审美同质化的当下，Z世代对“丑萌怪物”的喜爱，更多源于其背后的象征意义。这种思考也体现在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生王金玉的毕业作品《蜉蝣见青天》中。该作品以奇幻风格构建出一个神秘的“游乐场”，令人联想到荷兰画家博斯的《人间乐园》。王金玉借鉴博斯对人性欲望与精神约束的描绘，将画面中心的许愿池，寓意为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与欲望。而围绕通道密布的怪诞形象，如蛙人、长舌鹿等，也被赋予了现代隐喻，象征迷失、虚伪与异化等社会问题。王金玉希望通过这些“怪”与“丑”的视觉元素，引发观者对现实的深层思考。她在作品解读中写道：“当现实世界的《人间乐园》仍在循环上演，愿你我都能永葆初心，拥抱那‘见青天’后的豁然开朗。”

可见，在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中，怪诞丑萌的视觉语言并非哗众取宠，而是一次对人性与时代的回应。

小和的抽象MV也并非随意搞怪，而是在重构画面中重新诠释歌词，甚至为苦情歌注入幽默与力量。例如她在对《背对背拥抱》的二创中，两位绿色建模小人起初各自拥抱他人，随后转头发现彼此，笨拙地靠近、接吻，而被冷落的蓝色小人头顶“冒火”。

这段看似“离谱”的剧情，反而让原本的悲伤歌词转为释怀与轻松。有网友评价道：“AI都做不出这么‘癫’的动画”，不少观众看完直呼“不想哭了”。小和希望，这种“互联网美学”的作品，最终传递出的是轻盈而积极的情绪价值。在她看来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作品的“内核”。这一点也体现在近期爆火的《爱如火》及其演唱者那艺娜身上，“她并不符合传统审美标准，但以独特妆造和真实状态赢得认可。”那艺娜所释放出的，是坦然接纳、乐观面对生活的不完美姿态，也是当代年轻人所共鸣的情绪力量。

这种“反完美”的理念，也逐渐成为小和的人生态度。她坦言，起初做自媒体因为不够自信不敢露脸，如今却能坦然分享申请研究生失败等个人经历，

并将这一过程视作对“真实而不完美自我”的接纳。

在职业选择上，小和同样没有遵循常规。拥有金融背景的她，毕业后投身了自媒体，并即将赴海外进修艺术。这条“另类”的轨迹，与她“丑萌怪物”的喜爱如出一辙，都是对既定模式的主动偏离。

不过她强调，无论是职业探索还是审美选择，并非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。“‘丑’和‘怪’只是外壳，真正重要的是内核是否真诚、有价值。”在她看来，肯定“丑”的意义，不在于迎合低级趣味，而在于能否承载真情实感，传递有力量的观点。这也是“反完美”美学打动人心、让她坚持的原因。

色彩新潮流

多巴胺美学成为生活中的调味剂

从这一届毕业生的作品以及近期爆火的IP中可以看出，除了共同关注精神表达与情感价值，鲜亮大胆的“多巴胺色彩”也成为视觉语言中的一大亮点。设计者们大胆运用高饱和度的“多巴胺色彩”，让这些形象成为生活里的调味剂，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提亮沉闷的日常。

在“Easy猫”的设计中，鹅子球特意选用了接近荧光的绿色，以此传递“反焦虑”的视觉信号。他表示，绿色如同晕车时望向窗外的风景，能在感官上带来舒缓与愉悦，起到情绪调节的作用。

小和同样偏爱“多巴胺美学”。她不仅在视频中大量使用高饱和的绿、粉、蓝、红色，生活里也喜欢在白色柜子上挂色彩斑斓的艺术挂毯，美甲也常选亮眼的颜色。她说，生活中的“多巴胺”元素虽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但能带来情绪上的舒缓，“每次看到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。”

同样偏爱高饱和色彩的还有徐慎鸿。她的毕业作品《绸缪之茧》灵感源自17世纪西班牙公主玛格丽特·特蕾莎——一位命运悲剧、深陷宫廷孤独的历史人物。在画中，粉色糖霜城堡与紫色帷幔营造出神圣又浪漫的氛围，成为那位长着蝴蝶翅膀的娃娃脸女孩（玛格丽特的化身）的幻想庇护所。徐慎鸿表示，鲜明的色彩不仅带来视觉冲击，也赋予作品辨识度，能更直接接触观众情绪，引发共鸣。她大胆融合童真与怪诞的风格，在央美毕业展上吸引不少目光。有人称“仿佛被吸入画中”，也有人感叹：“希望画中的她，能永远幸福快乐。”

王金玉也把湖蓝、粉色、亮黄等鲜亮色彩融入了自己的油画《蜉蝣见青天》中，以传递出即使身处困境，生命依然充满希望的态度。她回忆，自己曾偏好黑白灰，觉得更成熟内敛；而如今则更倾向于明亮色彩，因为其中蕴含的乐观与活力，正是面对现实压力时所需的情绪支撑。在她看来，“多巴胺”色系之所以受欢迎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直观而有效的“情绪自救”。“沉闷的生活里，总需要一点提亮。”她说，这既是创作的初心，也是一种生活智慧。

（《北京青年报》记者 / 王婧懿）